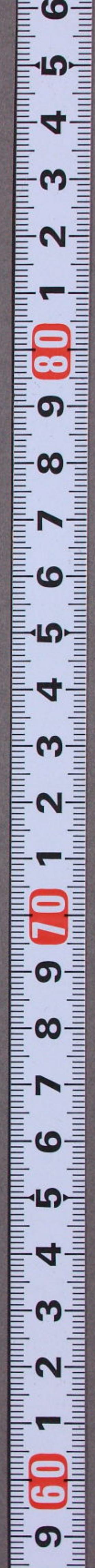


左海詩數

微

^ 18
2310
7止

共七



明 2310
卷 17 止

40.3.15 西川

日斜洞中烟如織
風細溪山如自紋

左海詩藪七



肅宗大王

以 魯山事有感為題四首詩云遜位冲齡日送
臨禕色時適然丁杏運君德曾無虧又欲提桑化
事哽咽淚難乾雷風十月動天意豈無端又千林
無限竟方古一孤墳寂荒山裡蒼松繞古園又
高拱坐冥府備並龍宮龍六臣忠貫日魂魄亦相
從

有一儒生疏請尊席書下 御制詩云否德承
本基于今廿九稔歲連瘁稼穡民屢失餽餼國事

維其棘天灾日又甚休提禰慶說但自夙宵標
春祝詩曰新春何以祝朝著願同寅舊習從今革
聚精又會神又勅諭臣僚詩曰從古禍人國莫如
黨比酷東西德標榜老少轉橫圻公道時論喪私
心日係著須知殷鑑邇終始竭忠力

題文宣王詩曰至德乾坤配隆功千古垂大哉惟
孔聖百世帝王師又復聖公云聞一能知十天姿
近聖人潛心四勿刻千古同歸仁又宗聖公云一
貫傳古道省身倍做功魯哉魯氏學展也得其宗
又述聖公云道學貫天人聖心傳嫡派中庸一部

書千古垂明戒又亞聖公云闢邪排墨揚過欲擴
天理教柄七篇中功高夏禹氏

補乙酉三月初九日 親祭大寶壇後備忘記曰今

曉祇詣 皇壇已舉殷禮樂年經營竟遂至願事
勢所拘雖未準禮此固可幸也殫壇將事之際况
若主輅東巡獲近耿光予懷當復如何自發於吟
咏所以示不忘也嗟爾銀華堂秉筆之臣其各
和進詩曰大報壇成肇祀親時維垂月屬和春衣
冠濟、玆行造齋院將、禮幣陳昔被 隆恩銘
在肺令睽神座淚沾巾延思豈但微誠寓竊願

寧聖志傳

後

題圖隱詩云一身輕似羽大節重如山席上廢歌
地此心元、丹

中廟在晉陽郡娶慎守勤女為配及靖國時守勤不
肯預焉諸勳臣撲殺之 中廟臨御後勳臣不欲
慎氏正位坤極廢 上廢置于外宮人心之憤鬱
久猶未已至 肅廟戊寅命立祠行礼以兩絕書
下海昌尉吳恭周其一曰昔在元妃配至尊建春
夜出國人寬惻但邦無退復意奈初不識聖心存
其二曰為創新祀祭 慎氏千秋不替太常祀義

起本由尊奉心傍入何必證經史

出東平漫錄

權總字思誠號炭翁安東人官右尹

九歲影詩曰一步動時爾已隨微心去處爾應知
悲歡憂樂爾為伴曲直邪正爾作師及長題太極
圈曰圈圓不屬形太極無負幅渾、天地邊一團
理為域題湯動陰靜圈曰根互環相循清濁塞又
空可殊送以判太極範圍中

李春長相聞熟無異相見、迷兒惻臨別贈扇、面
畫蘭寫詩云柔莖元不耐風霜蒂枯紛披靡有常
勁操讓他和松與竹火時方信一生香蓋亦有意余

因而有感遂次其韻曰自是乾坤有雪霜任時榮
悴即何常佳入米紉翰薰佩在谷天然一氣香曾
聞或入云南冥有詩云翠竹披風偃蒼松冒雪折
所以主人心愛松不愛竹南冥謂八散散韻非古
此未必南冥詩也但其意思深遠實非偶也且句
法似南冥余每欲為竹解嘲以寓各取所長之意
今為三首絕句並扶蘭小右詩曰吾愛蘭松竹俱
越植物中各全天賦性貞操誰異同又異質猶同
趣蘭天藝益香竹虛枯愈勁松脆老又蒼又寧折
安能偃有偃終難折松竹何愛憎俱是歲寒節

偶觀邵詩芳州吟不耐茲傍多此物農家長是費
耕耘平生那先訓願勿利己妨人事芳名惡州所
不計窈窕一般州處聞得芳名惡害為惡州居不
可不擇故遂占一首詩記之以自警曰有意芳名
隨惡蹄無心取惡更招恩方菱天運換欲生
欲死物情分迎霜晚色紅秋氣帶雨春風入燒痕
任是詩人競咏歎莫教農子費耕耘絲絲見尹吉甫
之論荆棘得地有用則天下無棄物處之如何也
其言甚有理余和之曰我言擇地全芳州君解天
生棄物無荆棘也知猶有用以宜樊圃墾狂夫

次紫洞姜復泉鶴年鄭恥麻暄而必韻曰美人天
一方川原路屈曲空谷米幽蘭直欲攀蒼壁、
崔嵬不可攀念我皎潔臍中抱鄭丈坐貞詩思健
偃蹇古岩蒼髯老姜必學識道氣真蒲疎靜臍霜
影倒願乞函丈三尺席敬誦所聞就有道和俞武
仲榮贈宋英甫時烈韻曰遙望美人天一方有懷
中夜怨參商乾坤漢落初心重歲月蒼茫曠思長
化雨春風爭鼓舞落花芳艸自亭當義和荏苒行
中過蘭蕙蕭、白露霜頭同春堂曰一般生意繞
乾坤敬恕由來藹、存身語同春堂上安著心者

取主人言悼慎獨齋曰牛溪栗谷是淵源刺得家
庭禮學傳慎獨齋名須記取丈夫心事實諸天

孝廟初服禮待山林之士如慎獨齋及炭翁使留京
邨月給糧饌因山既畢呈病乞退而歸炭翁歸路
詩曰 聖主致、招俊又羣英袞、起山林閒人
備穀真叨忝去國空悵報國心又戀主頻北望知
分向南歸自愧虛名縛沒他饒是非既退之後寄
傲乎北河林樾之間閒適自娛和陶詩以見志曰
昔入塵網中未知城市喧中心政宜遠良宜地自
偏守身邨木下白屋繞青山遠村暖、烟閒雲倦

鳥還午夢北牕下方醒未解言

南九萬

字雲路宜寧人官領議政致仕奉朝賀

朝登第典文衡辨藥泉有集行

于世

鄭東溟斗卿為北評事時有城津朝日軒詩八首
留題屏上南藥泉以北伯巡到見其屏讀之爽然
作詩曰鄭老曾經北幙賓題詩屏上在城津聯翩
八首獲州興模楷千年漳水濱氣執祗教山與敵
波瀾長傍海為鄰遙知此日楊雄宅寂寂無無載
酒人因請于主牧使之改糊善藏為後來好事者
傳玩其翌年癸丑東溟長逝而藥泉又到城津使

取其屏以來則守者不謹已灾於回祿只存灰虛

餘穀疊撫想嗟惋更作一詩曰文章海內鄭東溟

此地曾留醉墨屏天上玉樓今杳漠人間寶唾亦

凋零焚燒豈是緣三昧雷電應知自六丁幸未成

灰有數疊曠音猶擬爨餘吟

藥泉翻方曲詩曰此身死復死百死又千死白骨

為塵土魂魄復何有向君一片丹心到此猶未已

此圖隱所作歌也咸閑嶺高復高夜宿曉去寒雲

飛狎巨寇淚欲附汝願帶為兩長安歸長安宮闕

九重裡倘向君前一霖、此白沙北謫時所作歌

也青石嶺已去九連城何許胡風寒又寒陰雨苦
復苦誰能面我此行行李遠寄君王處此

孝廟赴瀋時所製歌也又詩曰東方明否鷓鴣已鳴
飯牛兒胡為眠在房山外有田壠卦澗令猶不起
何時耕又曰誰謂余為老者乃能如此耶看花
笑自發把杯興還多只此春風亂白髮渠自生來
吾奈何又曰何曾妾無信乃與君相欺深夜遠來
意而君諒不知嗚風落葉本無情渠自為替妾何
為此皆世俗所傳歌曲而以詩翻音更覺清麗
李尚書敏叙述文衡薦藥泉以代之作詩並小序

僧硯以送其序曰文衡傳硯時有唱和詩什蓋盛
事也近來闕焉僕與足下同游學相長大令俱官
達此固難也而且同時主文乃以此硯前後授受
斯又奇矣不可無一語以附文苑故事詩曰金釭
玉質琢磨奇文苑相傳自昔時授受幾經人得失
浮沉曾閱世興衰伊蒲法訣憑衣鉢河朔威風變
鼓旗想見據梧揮沛處彩毫濡染字淋漓舊硯失
於丙丁兵燹此乃亂後新造者故有浮沉閱世之
語云藥泉卷詩曰詞場舊物遞相傳盛事于今閱
幾年狎主齊盟吾與子並驅煮鹿後還先寧忘少

日同磨鉄深愧虛名共點鉛
洪興弘農重得守龍
蛇旗影動池邊

藥泉以上使赴燕留玉河館時副使李尚書世華
手自釀酒一瓮累以衣被置卧炕朝夕待熟而過
數十日猶未成藥泉問曰曾言解釀法而此酒久
不熟何也副使曰來時覓麴於義州而品不佳不
能醱醱非釀者之咎也李書狀宏曰非但麴品不
佳安板亦不佳安板不好者笑拙熟手之俗語也
藥泉以詩戲之曰揅籛管春釀三旬未醱醱耳勞
頻聽甕口欠一倉杯縱有宣尼量還無傳說才不

如歸去早更學閻中裁

藥泉適北伯與呂相聖齊交龜至戊辰歲以領方
相同適闕北相先後行到涪州分路之醱前此十
數年藥泉在湖西鄉廬時夢與呂相會于鏡城作
五言律一首覺後記其一聯曰香娥看似月玉帝
坐如春雖不省其語之謂何北地相會夢識是錢
藥泉有詩贈別曰按節交承十載前那知今日又
同遷升沉汗漫元無定離合分明亦有緣夢裡題
詩猶記得路中分手信依然了了珍重何多語生
死唯當任昊天

藥泉答其姊兄朴西溪世堂書曰因兒息聞有鷺
洲賣山者云而弟之筋力已盡只竢朝暝溘然此
豈經管卜居之時哉紙末仍書一絕曰結髮相逢
有老妻布裙鹿醜亦治桺東隣處子雖云美吾鬢
其如白雪齊

鄭東溟北閨夜賦詩推敲未定聞鷄鳴命下人投
鷄殺之曰吾詩未成爾何敢先鳴即斬之藥泉有
詩曰半夜先鳴曾起舞司晨一唱反逢嗔長卿自
是多淹思杜殺牕前締續人

在
藥泉叅同契跋尾釋宜寧南九萬雲路識八字曰

揮鉏擲金蓋取諸寅戴冠小心橫目履丁一直一平
開口吞午先撇為颺後勾為乙夔首禹股當膏蔽甲
震末得兩人往坐亥立跟背艮飲酪避酉左從諧韵
右乃用戊以離合體為足字尤奇矣此體本出於孔
融而魏伯陽叅同契序又以離合體書其姓名焉

李元鎮

号太湖

太湖李元鎮詠漢祖曰神堯苗裔沛中豪約法三章
帝業高莫道入閨無所犯祖龍天下勝秋毫
夢鳥亭題咏曰危欄迢遞入雲層楊廣之交獨自憑
騎鶴夢踈江作枕駕虹遊斷月為燈昔年開館元仙

添

尉今日垂綸又于陵壁上翰林苗傑句陽春一曲和
難能亭在楊廣之交故云騎鶴觀燈南以恭為岳丈
開亭以遺而南昌梅福又是嚴光之翁故茅三四聯
云

添補

李梅山夏鎮太湖之從弟也過善竹橋詩曰不敢題
詩善竹橋尚餘哀淚灑前朝生公太旱天何意未使
阜夔佐帝堯世謂難言之地善形容也

梅山在西塞謫所有詩曰京洛一千里茅屋三四間
開門忽有見白雪滿青山又曰霜毛細學白頭山淚
染宮袍點一斑孤夢不知京國遠和風和雨夜還還

又謝同福倅書問曰還一同福滿雲山兩紙書末一
歲間重惠經春猶未報寂寞詩句托入還

金昌協

字仲和号農岩 甫廂朝登序典文衡遭家禍以後
終身不仕

曾於己未余在永平白雲山下一日與伯氏騎牛訪
普門庵有僧名翕然方與其徒十數人為精進會徹
夜聞禪誦聲心欣然久而不忘今者從伯氏于江都
偶聞海中有普門庵境界勝絕同再來訪則翕師又
適在焉二十年間邂逅再晤於所不期之地而庵名
又皆普門良可異也師又出其所藏傳燈錄指其卷
面題字示余曰此公筆也當時蓋以此為異日符信

而今果驗矣余始惘然不省追理良久恍若夢醒自
念此生固已無四方之志而師之瓶錫隨緣初未有
係着未知他日得復邂逅於何處或能如今日否感
歎之餘聊賦一詩以贈請師試歲去更觀後來驗否
可也其詩云每憶騎牛過翁公夜聞禪誦白雲中忽
驚絕海相逢再更惟精廬田号同貝葉題籤如昨日
楊枝在手幾春風殘生未卜重來此瓶錫他時倘復
東

出宰清風時往淨方寺一宿而歸有詩曰仄徑歸時
駛輕輿歇處便回瞻雲際寺不信夜來眠磬遠飄蘿

外僧孤立檜顛蒼々一揮手已是隔人天

遊松京過崧陽書院有詩曰善竹橋邊已愴情崧陽
廟下更沾纓春風萬里空花蔭夜雨青山有蕨生百
死精忠歌曲壯七分儀像畫圖明歸然梁棟堪千古
故國城池半已平

江都南門樓感懷有詩曰紫氣南門亘斗牛吾家承
相大名留山河莫說金湯險撐拄乾坤只此樓其二
曰虜馬如雲已海堧江都檢察醉猶眠譙樓火具空
山積却與忠臣取義便其三曰感激相隨有二生決
雲同御祝融行揆捨避道收妖殺霹靂轟天震義聲

其四曰童孫不愧汪錡名義僕能成附驥榮回首一
時應覩面草間求活幾公卿其五曰俠士徒酬上客
恩子長猶記魏東門此中誰勒雲根石倚薄磨尼萬
古尊

補

子益在石室賦金梅十數篇就次其一二曰惟君寂
寞守空堂知有梅兄任一床桃李成蹊他自開芝蘭
入室未稱香神清睡到三更失興處詩連小紙長卧
起真成被花惱人間却有靜中忙又花開逸樹欲千
巡梅癖應無似尔人高著羲皇以上眼獨親鶯燕未
知春晴窓盡影枝一活曉枕生香日一新豈必西湖

補

三百樹一金也好鎮隨身
哭妹婿李涉曰漢一乾坤共殺機隣亡龍死鳳驚飛
炎天霜雪仍餘烈更為蘭摧淚濕衣其八曰地府甚
嚴帝所清修文作記共稱榮心知此事難憑準猶欲
持寬父母情

過露梁三塚下有感賦二律曰颯爽春天變雪霜蕭
條古壠寄網常玉環縱少當時殉碧血猶徵是處藏
數字荒碑猶有姓千秋朽骨尚聞香英靈陟降知何
所錦水東來接露梁又曰登瀛人比十八士橫梁詩
傳三百鷹運去指生同志少時來佐命爾曹能黃腸

賜器今何在玄甲成山亦已崩爭似江皋數蓬顆經

過終古有霑膺

六臣被禍時有一義士收其尸埋之墓前各埋一石而只記姓故曰荒碑惟有姓云耳

水螢飛忽々村犬吠荒々令人讀之如見村家之夕

景也清暉閣留仲裕對酌曰賦詩云羅雀闕門客少

過君末對酌遂微醺松岩雨氣流樽竿水檻泉聲入

笑歌白髮已將黃菊晚緇塵曾染素衣多祇今始覺

休官好世上浮名在我何亦可見天然氣像

全昌翁

字子益号三淵昌協房棲隱深山終身不仕以遺逸徵為執義後贈吏判謚文康

嘗再渡水湖濟川之間觸眼人家太平蕩析或至沉
窳而剝床者見一士人家水與堂平滾々不及檐者

數尺方於其間整襟揮毫神氣甚閑靖若不以風濤

嬰心非有所寄之深而能是者難矣頗欲停撓問操

而舟忽過駛一架葡萄半壁圖書回首暎蔚而已乃

作詩曰赤浪高軒及烏紗好客留葡萄半簷濕苔草

滿庭浮自在臨池戲蕭然減木愁停撓欲有問君豈

異人不

嘗遊北闕登樓聞感篋賦二律曰黃昏人在戍樓中

感篋蕭颼放始雄闕月半輪添色朗積雲千里應聲

空吹笙緹嶺徒聞說伐竹柯亭枉費功恐有胡雛偷

曲譜莫教餘響渡江風又日唇著榉皮半寸長條焉

指末轉宮商悠揚響遍沿江戍窈渺腔傳鼓瑟房罷
睡龍將睡赤澤蹄風鴈欲過三湘北未便欲窮天盡
今夜登樓始望鄉

有毅三士人自上游同舟下末至驪江方呼韻賦詩
有一行客使一衲子負行裝立於沙汀請附舟同公
士人輩許之客子上船不肯通姓名別坐後面時一
窺覘韻字諸人請與同賦客子先書一律坐客皆閣
筆臨別密詢于衲則乃三洲也其詩曰擊汰梨湖山
四低黃驪遠勢草萋々婆娑城影清樓北神勒鍾聲
白塔西積石波沉龍馬跡二陵春入子規啼翠翁牧

補

老空文藻如此風光不共携

北閔諸作清烈悲壯皆入於妓隊歌詞云北兵營云
去路寒蕪綠未萌歸末草色遍龍城風沙馬黑長榆
壠海日旗紅細柳營閔外無虞方卧柝軍中餘事或
吹笙布衣頭白 何有元帥臺邊大將迎又青海營
前甬慎城沉沙古鏃露春畊衽金浴鏃仍風習矯箭
鳴絃悉上兵已絆龍媒空老去難探席穴只屏營不
知都護何鈴轄閨闈房姬舞袖輕又百年佐幕幾豪
英廳壁猶有仲氏名共說風標森玉樹宛瞻裘帶倚
龍城鬢儒欽說談天妙房妓爭傳咏月清借問韓門

諸老卒射雕歌壯倘尋聲贈慶興使君曰塞外逢君
偶問年生同癸巳兩歡然風流却在桑榆境意氣相
看鞞韜天設會赤池龍欲遁分弓玉帳鵠高懸儒冠
齷齪消除盡歸卧窮山夢此道咏慶興王迹日舊事
尋來倍激昂大哉開國即窮荒龍騰虎視風雲滯城
峻江深鼓角長鞭撻蕃胡何昔壯奉行皮幣到今忙
安危感衰嗟如許閑望旄頭倚女墻

補
挽柳兵使星彩詩芭川流作錦江源說禮敦詩在將
門感會雲龍緣國恥戰兢冰席佩師言燕雲唾手類
圓膽馬革違心耿結魂一部春秋埋鶴洞楚山愁色

近黃昏世所贈及

李瑞雨

字潤甫羽溪人号松谷官止恭判藝文提學

松谷桃源詩云鷄首東南又一天偶回閭左訪真仙
叢繁徐子求時藥麥秀商君稅外田丹竈有灰非市
道碧山無石受神鞭不妨暫洩春消息牢鎖桃花六
百年其懶詩婦云三年看盡嫁時衣似病非愁洗浴
稀朝起未曾看出日午眠常自到斜暉多情里媿分
殘食喜事秋虫吊廢機最是中霄佳興在聞郎呼去
捷如飛

題四皓園碁圖曰山中無事但圍碁何事勞心下子

遲莫是漢儲書幣至意中難決去留時

謫居北閔時謝人寄斧鼎詩嘖眉恨妾回春色饒舌
痴奴說野村謝人饋酒曰午夢先尋槐樹國春衣不
問杏花村謝人來訪曰今晨喜氣占蛛子昨夜先聲
動驛村前後皆用一韵而愈出愈奇詩律之精到如
此

詠物詩家最難事謝宗可王元美是其妙者近世李
松谷咏物往往不讓古人如牧牛圖次劉後村詩韵
云斜陽半嶺隨羊下細雨長堤喚犢鳴咏白燕云萬
里秋風霜額老一棹明月素粧啼真珠箔上聞聲簇

白雨池邊過影迷咏芭蕉云白雪有時同入畫綵天
何處不宜菴咏繅車云雙橫雙立狀如舞執厥兩端
用厥中咏梨花云梨花故是風流樹掩却三春粉蝶
狂

又咏畫日急雨懸山江湧波殺間茅屋翳青蘿箇中
人事商量得兒補漁罾父織簑其咏鴈曰明沙如雪
目如霜獨倚蘆花一睡長雲侶莫須相喚促後飛猶
得到衡陽意思間遠

補
烟竹詩云體似龍腰咏似鸞燒端無計怒奔燕中通
一穴能噓火合置吳江載還同智伯臣派與笙簧為

一體契隨金石作三隣休言微物元無用取舍行藏
只在人博鬪云紅白將軍喜戰爭非能勇力智謀成
馳車走馬相追逐起象飛包自縱橫二士中殺為幕
客五兵前列作干城俄然鬪羅雌雄決風雨乾坤一
局平世傳此等戲作皆歸之松谷而姜子淳多以為
非真未詳

嘗有秋夜詩有虛窗界白傷神月半壁微青壓夢燈
鴈有何忙終夜去蛩誰相喚近床磨之句世傳此詩
至達 天聰 甬廟嘗臨遙誦舉稱賞也不已云可
謂不世恩遇矣

寄中原李和叔諱兼呈伯公李恭道蓋兩李重表兄
弟也詩曰江漢滔々渴海馳中原才子濯纓時家庭
筆法能傳骨重表詩盟與代尸無路招邀教枉騎幾
回披覽惜還鷗老夫自此逢人說不獨常稱一項斯
鷗毋匣也項斯指李遂大也松谷其和叔即席以此
韻唱酬各八首其末韻有云蒹葭白雲看飽眼一窓
紅旭寢難尸松谷詩長杵模寫吟病馬詩云長時濕
立蹄心腐幾處瘡完背脊班傷鷄詩云家禽力敵野
禽難寃血沾粟落羽殘後夜啾々那忍听一窠風雨
九雛寒雨過詩云樹濕半身知雨過山巖一面尚留

雲

赴北關至交州有感懷詩板小序曰交州館揭額即
俞士謙筆也後聞朴奉卿過而能卞之余亦留篆屏
今重過之板則依舊屏已火燒無餘矣感而題詩云
交州館額至今傳大篆屏風燬幾年清老腕強吾敢
敵密翁神辨吏能傳猊蟠怒石寒簷日鳥跡空階古
木天人事變遷隨字體練裙殘淚濕爐烟清婉可諷
有人死葬于楊州西山三十年其配卒附于夫山有
二子其一從死于母葬前同日窆焉楊谷挽之曰鳳
凰相別彩雲迷三十年末又共栖回首西山秋色裏

一雛隨去一雛啼世服其精功

蔡仲者輓松谷百韵律減其半書曰黃牛十月一樂

盈環海人文入晦旨東魯丘陵墮日觀中天雲霧蝕

奎晶云獨也亂橋餘後死無由招谷起先生恒言世

上煩徵挽多見詞中不稱情平日被人頻按劔如權夏益

參判欽挽俞判書夫人挽多不用他年葬我必懲羹唯將晚境論心

語乞其耆君逐意成頗記阿郎時在座欲尋遺教倍

沾纒云河梁息鴈天機奪禹穴山河化力爭云山東

杜曲雙高步吏部曹迭善鳴云大明掃了殘元染嘉

靖方於正德羸滄海紫瀾風渤溘峩眉晴色雪崢嶸

東方雖信偏隅國前古相傳小萃名羅代孤雲先建
鼓麗朝二李通揚旌云佳老垂翁佔簡結翠軒虛白
鄭盧并駁馳萬匹紛無數磊落千家 有聲輓近最
難專席手向末曾接卧樓評似公得出宣宗際承我
誰何敵國勅無語不工三百什所當皆碎八千兵深
知晉乘超登氣恰主齊壇代起盟云宣有半言饒奧
竈了無全目眇窠絃心期宇宙風騷合宵次縑緗卷
軸撐云驛路俄南俄更北名場一否一為亨即官宿
動香蘭握御史霜飛諫草呈云縣圃火炎侵琬琰楚
江春思惡蘋蘩云甘棠惠兩賢勞地嶺樹閑雲按察

營

云

金帶無端還朝服

公詩曰人將野服輕金帶

素田回首又滄

瀛

云

姓查詭石俱堪枕短笠長鐸自課畊云非無潤

色酬元化強半字騷泄不平嚴用漢家三尺法劫推

劉子五言城方圓自合殿斤妙律呂交諧庙瑟鏗籠

罩詎令逃萬象暴揚端不隱句萌鍊成新意陳言去

細出奇辭俗眼瞪顛倒群工開枵軸磨礮隻字謹糕

餉云毫芒隸首窮心笑光焰難婁眩目晴宇下平生

著契活人間大小足孩嬰詞家行藁言能重墓道鐫

碑色不駢云生髮未晞聞大老德音憑沐賴賢甥云

蒼藤繫住行人騎紅葉收燒力士鎗云碧山將缺三

分月清檻微鋪萬壑雲催割畦移煖屋

公詩曰半寒

便呼詩師到寒更云松下窈所末木客筆頭潛泣守

黔羸中軍檄手才磨楯間道兵威已渡隴云事同圮

上期張儒分合雲間笑左僮云捨蝸絕望搏天翼班

馬驚聞捲旆鉅千古一生珍重句亂山殘臘往來伴

蓋代人亡傷木稼傳家經在勝全籛云未奠生芻嗟

遠僻若論私謚有文貞云雪意砧聲增一慟更堪陳

迹逼新心

曾於碧山明月之夕不佞有詩曰備窓連夜砧聲作萬壑重雲雪意笛先生願賞之

江郊積雪中夜聞砧俯仰今昔不知衣之濡也落句及之

松谷贈吳幼清詩曰天文奎壁照吾東前有孤雲後

牧翁絲入晚唐推健筆鋒鋒傳滄海仰雄風天寒歲暮
孤吟裏水遠山長極目中忽聽少年歌古調一燈茅
屋意無窮

李沃

字文若

顯宗祖登第時年二十官至亞卿

昔在戊寅心晦東州李公興湖洲蔡太史有鐵城唱
酬什春日江山錦繡文即其一句也適會周甲年月
日相符故會于游齋李夏瑞宅東蔡仲耆同賦蓋游
之於東州耆之於湖老各為堂孫而不佞亦於二老
為門生非別人也故詩曰擺却風塵萬念紛偶然良
集到黃曛閑山事去年回甲天地詩留色藹雲枉許

驚姿三倍直更看靈種五珍文詞壇名論存餘債可
遣衰慵得其聞

甲戌三月十五日夜夢到一處樓閣即百祥樓也杯
酒爛熳女樂綴橫如少時游宴之事仍命妓磨墨醉
賦一律覺末了然記得不迷一字凡夢也者能夢平
日所到處豈吾足跡最惜西土有此夢惜耶詩曰亭
人云我是安州未必分言蝶與周倦馬駸、邊塞路
華造歷、半天棲山河不愛初生在歲月無端次第
沉酒後不禁當日習清歌錦瑟故遲留

柳赫然

字晦甫晉州人以武將官出判書

昔 昭顯東還重赴瀋陽也百官送之至弘濟橋各
有詩公時以武承旨與席先成詩曰西郊雨洒君臣
淚北闕恩愁父子情其一聯也 仁廟覽之為之凄
然云

庚申春自 上賜黃金甲弓矢公感而受之即賦一
絕曰恩猶父子義君臣未報消埃已老身雕弓白羽
黃金甲特賜將軍 聖眷新未幾死於其年之禍
公以庚申被禍至庚寅瑞山士人李燮夢出東郊軍
容甚盛一大將高臨戎壇入謂柳某俄而使人招致
其士人吟示一絕曰吾王推食解衣、生死 君恩

也莫非明時罪大終難追魂到 丹墀舊秩依士人
甚異之記其詩於曆書未久 甫廟粹下復官之

命士人始覺其夢之驗於此尋見其子孫而傳示其

曆書云

李燮夢中次韵而相授上下韵曰我本西湖
一布衣石田茅屋此身依授 關風目生涯足

不識人間有是非

曾為北兵使時有詩曰猗風驅雪夜何深寒透將軍
病裏衾朝來強起彈弓哇猶有陰山大獵心

李玄錫

字夏瑞全州人号游齋朝登茅官至判書

先人曾在丙寅冬其游齋及李叅判震休會話于權
監司後凋堂仍其聯枕朝起游齋謂夢得人間自有

蓬萊島天上應無鏡浦臺之句即今江陵缺守吾其
為鏡浦主人乎座上皆謂其必得之徵席未散而邸
人持政草末則先人首擬受 點矣游齋即席使李
台執筆仍其夢句呼成一律以為贈別之詩其後先
人未赴江陵改除安東而游齋又有臚章其一聯曰
早擬劉昆長者語初非魏萬春然思蓋取劉昆前江
陵事及李白送魏詩中春然思永嘉之句人稱其使
事有若準備而但鏡浦之句終無所驗至癸未先人
按閔東李台為江陵倅泛舟鏡浦先人謂李台曰夏
瑞夢詩不符於當時而十八年之後始驗於吾二人

今日之游其亦異事而恨不令夏瑞同此造以實其
夢詩也

游齋善屬韵其林滄溪泳伴直玉堂林欲窮之以燕
為題呼韵使賦詩曰穿花掠水杜陵再飛入昭陽作
物尤若使男兒如爾領也應投筆覓封侯

游齋吳西坡道一俱為清風府使皆有題詠游齋
一聯曰淨刹住持兼酒炙上清仙府對妻孥西坡一

聯曰大席長風取得意晴沙白石鷺從容俱為人傳
誦二公詩似有優劣觀者詳之

公為清風府使寫所著詩名曰江山風月都重記踏印置之又賦三有十無詩謂有江山有烟霞桂現

吳道一 字贊之海州人 顯宗朝登茂典文衡官 至判書号西坡有集

有一儒生上疏招撫其酒失 甬庙下教曰吳道一
之嗜酒病成沉痾而殆不悟良可惜也記昔戎酒詩
曰聖君寵極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
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之句常加致意則寧有每取
狼狽乎云々西坡感泣断杯詩曰膏盲麴孽未全醫
跪讀 綸音血淚垂肉骨 殊恩何以報死前猶有
舊愆追後以兵判入直 禁中有 宣醞之命蓋故
例也即賦詩曰三年銘鏤戎常存緞對黃花不對樽
宮醞忽宣西省月此身醒醉摠 君恩

西坡為閔東伯時巡到襄陽有詩曰三旬持戎忽相
忘扶倒春風滿一觴不使大堤兒拍手後人誰識到
襄陽

按閔東時入金剛山登正陽寺有詩懸板曰層層浩
劫長留雪箇一遙空不墮蓮雲氣暮朝工澹沫月輪
今古自孤懸後有金姓士文登樓見之盥手而後再
三讀之云

嘗巡到江陵朴公紳時為邑倅以曾經道伯不行公
禮吳公屢促之朴公稱病終不出吳公以公體狀罷
仍寄一詩曰若教彭澤真仙境陶令寧嫌拜長官

堪笑臨瀛老太守等閑拋却此江山

辛巳年被謫之日方大醉金吾吏末告公定配林川
公醉問曰林川亦有燒酒否吏對曰何處無酒曰好
矣遂赴謫歷天安郡守持酒末慰遂痛飲贈一詩
曰牢落羈愁自不開天安太守佩壺末平生好酒尋
常飲白首難忘是此杯在途唯醕酌而已至謫所未
久旋移長城而卒是時詩人任道三為之挽曰已矣
大司馬詩愧何處游回首汨羅上清風吹不休

補
西坡 甫廟初特命為嶺南暗行御史時相請對以
不分五穀沮之後拜閔東都事迂齋趙公贈詩曰緡

衣雖奪幕紅蓮知子仙區也有緣但是未曾分五穀
其如領略萬二千

添
金萬基

字永叔号瑞石又号靜規軒光州入沙溪
之曾孫官兵判文衡訓將光城府院君

公一日其弟萬重乘月躡步出溪上有一汭自溪左
末會者遂其重房尋源聞水聲激出兩厓間若鳴璫
瑤溪邊草露滑不便於步武路由林間老松翠栝聳
入雲霄有時風颭澎湃滿聽穿翠密而行幾一牛鳴
地有草花數十本形色略似水仙香氣寂然未入鼻
端未數里月輪傾厓山路邃黑風聲水響竦人毛髮
得句清曉披衣出殘月尚在西有一胡僧勸余早還

故余諾而返未及數步而驚覺詩句用夢中所見曰
徐步度翠密栝筇得提携谿回緬真源運轉跨丹梯
石淙響暗水草露潤春泥喬松歲月深亂藤汗 迷
山僧振金策野花間柔蕙遠整愜幽眺奔峭因攀躋
唯應神物秘誰遣心魂悽夢寐惜易散烟霞遽仍睽
永願謝溷全於焉結幽栖

洛山寺信上人末住漢山示詩軸覓和軸中元韵乃
佔畢齋贈沙門普願者而願即信上人之遠祖也佔
畢詩有他時若結青蓮社之句故公和之日一軸流
傳自願師摩挲寶墨起遐思伽藍永護山門鎮劫火

猶存幼婦詞浮世漫留名不朽高才贏得禍相隨青
蓮結社意誰果孤負雲山筇一枝

臨津花石亭感粟谷先生遺蹟用老杜丞相祠堂何
處尋韵曰花石高亭尚可尋一江風物正蕭森岩邊
老柏苗深翠天外孤鴻送遠音官路幾停行客蓋何
人誰識昔賢心爾來斯道者如綫帳望南雲滄海襟

李玄祚

字啓商全州人
賜暇湖堂

甫廟朝登茅官至監司

為翰林崔錫恒為上番舊規上番必檢束下番而崔
甚虐下李苦之以詩調之曰何物奇形院裏過望之
堪笑亦堪嗟擡耒雙眼殺驚兔步上層溪類躍蛙手

引盤匙如舉鼎口橫烟竹若吹螺人間至恠吾初見
始信今年厄會多蓋崔甚矮小而此詩未免咄々太
逼人謂崔必深怒而崔見而笑之但治其僣從人眼
其雅量

李尚書光夏曾為北伯有所賜妓通歸有遺惠立婢
妓又守節其後李監司為安邊府使到咸興贈妓詩有
曰星槎舊路正悠悠浮世存亡閱幾秋但道遼東仙
鶴去豈知閔北隻鸞留遺民墮淚羊公石過客傷心
燕子樓棠舍風流今寂寞綠窗深處鎖幽愁

自閔東伯通歸時原城倅鄭快騷客也以詩送之曰

恩寓以承旨通襄倅入城之數日即景廟曰山也
都監丞差挽章製述官俾於當日內製進恩寓緩筆
立就賦二十韵律詩曰至馨中道訖巨創五年仍章
上哀無祿摹天力未能青丘檀再降玄德舜齊升海
潤重歌叶天工代理毅翼謨箴勿一心法聖承一澣
眼躬先漢居廬禮過滕陰功運真宰仁聞入黎庶倡
學三雍盛憂農一札騰幹旋雷乃蒞揮霍日方澄高
拱規模遠潛孚化澤蒸連枝爰深篤剪葉事仍徵豫
建承 慈殿相傳體 孝陵 三宮洽愉惋萬壽祝
升恒羸老須臾願雍熙不日登方秋驚雪下是夜哭

雲乘群望佳何及重宸玉已憑歛餘無副樹書特有
編藤付托鴻基奠投遺盛烈增白頭殘縷在青邱侍
書曾永負涓埃報拳踞慟不勝呈于都監李光佐先
到見之恭億繼至李掩其職啣姓名曰公每以詩鑑
自許此何人作也趙讀至青丘壇再降之句曰此必
蔡彭胤也檀君降生於戊辰而 大行誕降於戊辰
使事襯切而無痕露非蔡今世無能為此者及讀全
篇歎賞不已

恩寓乘小舸泝錦水時方伯宋正明觀射於拱北樓
聞舟過亟使人邀之恩寓艤舟登臨方伯請拈韻賦

詩恩窩先占一律曰城懸粉鶴流星畫江動朱欄
日寒方伯閣筆曰今日當輸君一著

恩窩監藍浦時以例兼把搃戎服行列邑有一邑宰
請見所吟咏恩窩以詩答之曰今日試看腰下鈎使
君胡索篋中詩

恩窩喪偶痛甚有一隣倅出示所畜之姬仍請贈詩
其下句曰造物向人偏厚薄使君兼有我全無

許知事站以國醫能起家至一品追贈三世立碑蔡
仲耆贈七絕云山南楸櫛護荒原三歲孩兒一品尊
曾頌郵驂新壤樹親鐫血字報慈恩又紫鵠聯翩累

世榮聖朝恩例視孤卿千金斷取隴岡石搃是三回

越索傾

吳尚濂

字幼清同福人号燕超父判官始績外祖
尹斯文梅

幼清過三田渡有詩曰三浦胡書碣山城憶解圍空
聞千乘國未見一戎衣將帥無籌策文章有是非朝
宗迷故道江漢欲何歸一時膾炙又作除夜詩山中
又見歲華徂似送情人赴遠途燭盡杯殘留不住五
更鷄鳴是驪駒可謂羨前人之未羨而詩意未免太
悽惋又作送人詩曰空山秋夜雨蕭々虫語入情兩
寂寒念我窮居少懼日其君相別又明朝溪邊殘柳

誰堪折江上歸舟自可招為問西行到京洛能將書
札訪漁樵亦可謂絕調而首句未免太寂寥人意其
年命之草一果不滿三十未第而夫

吳幼清擬古之作多有逼唐處其明妃怨曰明主恩
何晚妾身空自傷當辭一顧眄掩淚重彷徨環珮搖
闌月琵琶拂塞霜行經隴頭水忍洗漢宮粧其隴頭
水曰隴水分流去淚湫日夜鳴應添望鄉淚故作斷
腸聲出塞兼秋淨經秦共月明東西兩愁絕徒御若
為情其對宴曲曰隱約千家柳難披露井桃形雲扶
玉塵白日語檀槽錦落棋隣重簾開翡翠高懽餘宣

別詔催唱鬱輪袍其古別難曰步出白門路楊堤聞
早鶯東風吹雨色南浦送君行絃瑟隨腸斷盃殘迸
淚傾征輪不可望一轉一傷情其閨人怨曰蕩子歸
何晚閨人怨未平春容凋日及秋意動霄行鵲語原
難準蛛絲漫自縈猶憑前夜夢竟暮倚簾旒等作多
至三十首送示松谷求批評松谷請至春容凋日及
秋意動霄行擊節稱賞曰此句羨前人所未羨仍荅
書曰穆王車前無非菴雲追風吾非王良何敢曰某
是驂騑某是白羲某是山子耶

燕趙賦銀橋杲月宮曰銀橋飛出白雲間仙樂飄

舞彩鸞直上青天如踏地晚末方識蜀道難又賦桃源曰桃花源裡別藏天避世逃名六百年秦帝學仙終不得驅他黔首作真仙

燕趙俗難山詩曰浮空萬朵玉芙蓉天為靈山別致功紅樹白雲秋色裡上方遙在翠微中又嘗吟曰長松上承月下有吟詩人語涉幽深見者知其不久於世也

明谷崔相作新增輿地勝覽三田渡下錄三浦胡書碣一律而沒其名曰有一士人作云、有人責之曰此亦偏論耶明谷笑曰少年暴得大名不祥為晦其

名姓非有他意云、

幼清遊蜚潭有詩曰湖心石聳三峯白岩頂天圓一竅青松谷見之曰造語逼真非好事也

補

李松谷作幼清墓碣銘曰嗚呼隕文星於碧落帝府韜輝埋玉樹於黃墟人靈失色不祥甚矣何慟如之云、此奚囊嘔心之子纒多二年方宣室問鬼之臣尚少五歲有親而養不終無子而業可繼天既異之以至是之才俄又降之以至酷之罰噫戲此何為者耶判官君云、乃哀生之所為詩文釐十六卷泣請余云、余握手叙悲開心應諾玄晏身後之事謂當

托生馬家殿中之銘誰知屬我記昔兔戴黃而標歲
雉潛碧而成冬玉人未照金谷增明錢仲文之咏詩
謂從夢得魏叔寶之談理又覺神清其一見再見也
如齊田忌與諸公子射而姑藏其上駟其三見四見
也如闢立本規張僧繇畫而不去者三朝及今盡覽
其全則又以生謂百年前之人非今世上之物如詩
之五近體樂府數十篇文之負山靜瑟皇明風雅二
序及子推論數十篇雖薦之崆峒之堂弇園之室無
非也昔王文考之短折稱正平之冤凶笛名一賦馳
譽千年况生之連篇累牘霞蔚雲興胡人玉女多於

東魯之靈光彩容咬音艷於西方之奇鳥也哉云々
銘曰天為氣母譬如酒瓮釀而為人菊醜日用古往
今來宜其薄醪液盡滓留惟有鹽雞嗟尔吳生子何
稟得聰明粹美弱貞強力々々何謂文漢詩唐學惟
求宋曰此津梁賜墻姑小賈墨已大今人則矚往哲
宜配修短皆命達者不贖言而不朽是則可珍孰鑑
而賞孰梓而布我希萬一矢辭千金

李秉淵

蔭府使陞堂上芳桂川

嘗有江行二首詩一曰我有竹西春訪詩只堪吟咏
豆湖湄白鷗蹴罷玻璃色江上桃花出數枝又曰月

落雞鳴舟欲行驪州東指曉雲生主人送客沙頭立
榆柳依一宿情

題閔王廟詩曰寥落城南廟斜陽獨閉門千秋赤兔
馬不復汗中原又曰野雀窺金甌山蛛絡繹衣猶聞
風雨響中夜廟中歸

如岸上遠牛雲漠漠路邊雙佛雨蕭蕭白髮無官是
黃花不飲非之句為世膾炙

錦城大君謚弭宴詩曰人可作首陽山忠愍嘻一
骨肉間逆順向來天地怒哀榮今日鬼神潛祥儻一
角搜巢在銀漢餘波洗牒須不是竹橋截血處清冷

灘上未應還

權上舍顯經適遊嶺東槎川方宰三陟邂逅談詩贈
以詩曰五十川流東復東君行隨到路還窮逢人絕
域眼多白舉酒虛樓顏小紅却憶家山春色外相着
奴馬雨聲中并西太守愧無贈以并林蕭瑟風又
憶上錦江上舡清音曾聽永嘉賢如今不是越中
客何處秋風盍浩然又大嶺之頭滄海濱不知何處
問新春無路今宵見燈下梅花共故人
嘗曰赴燕使臣之行錄其詩一卷付之驛官使示海
內具眼者得其批評而還驛官之燕尋問當今茅一

補

人咸推山東魏廷喜魏方在燕都以其卷示之魏加
批評有褒有貶稱賞之語多帶微意其中李之烏飛
元氣中一句魏亟稱之魏且以其所作別錄一篇托
以歸示李亦為評抹而歸之李一一嗟服其最所稱
魏之警聯曰日白烏鴉樹天空蟋蟀塔云

贈金奉事萬綵詩蒼然鬚髮木纓長誰識前朝太廟
郎夢裡南風吹大麥月籠山河荷鋤北

許奎

字文五章堂暉之後号疎隱

許斯文少也過蔚珍縣其時主倅吳西坡道一舡游
於涵碧亭下亭者吳之所創而蒲洒之致甲乙於并

西樓者也斯文隔水而過不為下馬吳乘醉大怒使
官隸拿之脫其冠將加以械許大窘願以詩贖請其
呼韻吳乃怒氣稍零以小紙題曰仙槎涵碧亭七言
四韻而列鞭賢烟遷傳五字且曰若速製以呈則非
徒免罪佳肴美酒可得半日相歡云許援筆立就曰
涵碧亭前促客鞭行人猶認主人賢斷聞崖 千尋
翠收拾松篁十里烟豈料巖威遽觸犯却教歸路反
迎遷幸陰下有青蓮供安得風流萬古傳詩成仍請
徑還則迫脅登舡吳禮數頗恭呼韻請與同賦使通
引田天錫執筆口占曰舍風溪水綠連漪政是仙槎

日落時留客詞人欲投轄貪程遊子恟題詩昇沉自
隔青雲路意氣相傾白玉危特地勝遊難賦得樽前
落筆故遲一吳詩曰紅亭瀟灑枕清漪

時豈向縣前容走馬不妨樓上許題詩松烟开翠

搖吟筆溪雨山嵐落酒危莫道雲泥便長隔搏風九

萬未應遲

出疎隱遺稿又一聯曰羣山擁後天無北
大海雷前地盡東吳公大驚云

其送人詩曰城隅送別風吹淚夜半裁書肺照心松
谷喜之曰吾欲效公為一聯如此終不能近也

李宜繩

字繩子駒城人

有詩名其吳尚書道一為忘年友李徃靈岩妻家無

幾現于所與游李楫之夢告以絕句廿八字後以木
道返櫬京口果與詩意相符亦異矣詩曰江南芳草
綠迢一寂寞孤魂不復招千里客心何處托漢陽城
外上春潮

其咏簾詩曰錦帳雲屏繚以重爭如簾箔護深宮虛
庭得月疑林外晴日看山似夢中珠瑩不分凝白露
竹疎容易漏清風養雛免使鷹鷂入梁燕何曾忌有
功

吳西披挽曰雪樓才調弁林流今世知君我最優一
醉眼前無俗物半生眉上每詩愁江南草綠招魂地

漢水春潮逐櫂舟零落籌邊十二絕忍看遺墨篋中
留其二日每憶寒樓倒屣時即傾肝胆許相知較量
年齒吾雖老評品文章子是師泉下異時重有約世
間今日更無詩逢場得、平生酒倘省靈筵奠一危
繩方與韓監司配周交莫逆韓執理時忽有白鷗飛
入金吾心于韓之側而不去韓有詩曰如將爾翼生
吾腋無限烟波盡意飛適於其時繩方客死湖南有
漢陽城外上春潮之句傳播於世好事者遂以白鷗
為李之魂云

成夢良

自号哺軒官主簿

童時夙慧為梅墩柳斯文所賞識柳蓄石菖蒲一盆
贈成且贈詩以志之成愛蓄終身嘗為北路監牧官
亦携而赴官有詩曰石上菖蒲一尺奇葉間清露曉
垂、已知大藥延年壽回想高人贈我詩塵埃亦有
神仙氣几席長舍水石姿相對澹然終日夕故山歸
思爾應知成以詩寄示柳之後孫云
嘗有哺軒二律曰空軒抱膝坐感口自成音谷響三
更夜天開萬里陰山河東國小日月大明沉諸葛死
千載誰人知我心又曰五十倏焉至餘年今若干空
談周禮樂不見漢衣冠宇宙出師表風塵行路難劃

然孤嘯罷秋月一鉤寒

所居安山海邊有漁釣之趣嘗有絕句二篇曰罷釣
歸來船有霜夜深蘆渚月蒼茫迎門小女吹松火筐
裏跳魚一尺長又一燈明滅浦邊家艇子歸來吠雪
獨回顧西岩垂釣處寒潮已落月初斜頗有風致
嘗患暴聾有床頭蚕食三春葉枕上風驅萬壑松流
鶯百轉渾如夢崖幘悠然望遠峯之句

嘗赴日本日本詩僧某袖詩要和成支次之其一二
日鈞先入夜珠交盪槎影橫秋月并高又曰遠客乘
秋末似鴈兩邦修好信如潮倭人驚眼云々

添

崔昌大

字孝伯号昆侖官副提學

康世爵者楚人世為武將三代死於兵萬曆戊午年
十七滿州虜連陷撫順清河經畧楊鎬禦之世爵父
國恭先生事謫遼以武勇起徒為裨將屬都督劉綎
牛毛嶺下綎燒死國恭亦死時朝鮮將金應河戰亡
世爵取父屍藏于山下投朝鮮軍及姜弘立降虜世
爵被獲衣鮮兵戰死者衣竄立鮮軍得免熊廷弼以
經畧屯遼世爵被召從軍辛酉虜陷遼世爵出亡董
到鳳凰城其廣寧人劉光漢同為城將屢推虜游兵
遇大陣光漢戰死世爵又被擒乘間脫走故里路阻

不得已渡鴨綠而東十日不火食卒無恙居于會寧
力農自給娶驛婢為妻生二子胡其我國每歲互市
世爵自以戴一天為痛未嘗以絲毫蓄諸家八十四
終昆侖以北評事鳩物力立碣銘曰都昆之墟豆江
之瀕誰其藏者荆淮之人又書康紹勳軸悼世爵曰
摧心遠薊尚腥塵故國江淮月一輪萬里中原無樂
土百年東海有窮人新墳五國魂應泣舊恨深河草
不春却歎吳兵遲入郢今渠虛作橐中身
北関崔李諸義士有壬辰破倭之功立彰烈祠昆侖
題詩曰徒手殲兇豈願勳向末旌鉞自紛々千重嶺

扼今無恙萬古萃庚永有聞祠屋近山新種栢戟塲
邊海尚屯雲睢陽父老多遺事誰勒中丞傳後文

宗英

讓寧大君

初立為世子永樂五年朝京師 文皇帝引陞御床
執手慰諭稱之曰賢王子親製七言詩賜之曰泪水
東邊舊封域八条教能遵古式簡編自足鑑安危淵
毅何須更藏匿乾坤覆載無不容栽培際拔皆天工
時末難得苦易失三韓揮霍空遺跡右渠肆誘逞陰
譎過眼前看曾一瞥溝婁水綠草青々雲擁玄菟漢

封埒甬家據烟事朝廷男耕女織疆場寧吹芦搥鼓
日為樂曠野皆無佩犢行鴨綠江沅賜危酒馬邑諸
山聯塔壞試看往跡已荒涼名譽光華可長久秉心
安得如金石堅確唯當慎朝夕驕盈只患鮮永終孰
鮮沉潜到幽蹟昔年王子末朝享車騎蕭々出平壤
清霜殺柳水凝冰回首寒郊連莽蒼甬稷修貢萬里
末年過十五堪成才讀書學道勿自棄勉旃毋使家
聲頹攸末禍福無扁鑄倚伏之機乘善惡高山可礪
海可移萬古忠誠是邪郭仍舍陪臣李天祐等和進
及還世子徑曲阜謁孔子

昔年王子末朝享指
太宗大王以世子朝京時承

樂皇帝方為燕王眷待 太宗時厚故云

世

宗生有聖德百姓歸心焉世子心知之佯狂逃去以
讓之一時擬之恭伯虞仲自少能文章仍賜若不知
書者雖 太宗亦不知之晚歲題僧軸曰山霞朝作
飯蘿月夜為燈獨宿孤菴下唯存塔一層雖号為文
入者未必過之然貴人詩何乃如此

月山大君

名姆字子美号風月亭 成宗大王之
元諡孝文

添

尋花古寺詩云春深古寺燕飛々深院重門客到稀
我自尋花々已盡尋花還作惜花歸寒食詩云清明
二月天東風庭院掛秋千流鶯啼過畫樓去一樹杏

花開政妍

有所思詩曰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所思在何處

千里路無涯風潮望難越雲鴈托無期欲寄音情久

中心亂如絲批曰唐人佳品待月有懷日灑灑宮樓

月圓、玉函裏始、一美人渺、滿秋水、初佩不可

見蘭香空在茲思之望何處腸斷亦天涯批曰初句

殺逆、辛牛星出來

朱溪君

名深源字伯淵号醒狂 成宗朝年二十
五前後五上書論治道或允或不允又廷
論姑母夫任士洪不道異心失意於祖父
宣城君呈以不孝論長流又謫伊川後
成而感悟竄士弘於外燕山政亂士洪誣
搆公其公二子并殺之 中廟特贈爵一

呂旌門

公子非但解理學亦能綴詩雨後晚望曰一犁春雨

杏花殘處、人耕白水間、稀立蒼茫江海上、不勝惆

悵望三山到雲溪寺日樹陰濃淡石盤陀一徑縈回

透澗阿陣、暗香通鼻觀、遙知林下有殘花

補

南秋江送別伯淵謫伊川詩曰千年朱紫陽甬腹五

經筭精誠動天顏奮舌傾險波誇書俄蒲篋大鵬垂

逸翅脫身伊川峽居民羊羶魅故人惡懷抱從誰質

大義平生送東坡不作陳無已豈不畏三尺在安誠

不二魯酒不成歡愁雲疊、起山空歲年晚霜雪滿

甲

天地融寒凍慈烏失哺非其意天長目力短倚馬心如醉

鳴陽正

名賢孫字世昌神先之後動以法律身甚行亞於全大猷欲行禮大猷以之

公子蒲洒出塵喜文雅作詩如其為人遣意詩曰小雨節齋濕新晴枕席涼水衣綠礎上庭草過牆長露挹蒹花淨風含蕙葉香悠然午眠破林抄淡斜陽
秋日詩曰白露園林淨高風草木衰覆杯疎并葉汲井煮素枝落日鴈橫塞秋窓虫吐絲誰憐貧病客長咏楚人詞又空盤堆馬齒荒圃長雞腸水閣青奴冷
岩田腐婢香莓苔侵礎遍蓬艾統窓長又紫蘂葉帶

回風響紅寥花舍近照明又溪禽帶雨全身濕山柿經霜半臉紅常有清羸之疾未三十而沒其感懷詩
可見其壽云光陰如電瞥歲日不貸予成名雖及時畢竟歸空虛形骸非我有一朝無復餘榮幸豈足賴
天地真蘧廬笑彼窮途人痛哭終何如

茂豐副正

名摠字百源号鷗鷺主人凡文淵秀而直而此公拜公幹皆可人燕山時五公子從父牛山君一時就戮談笑自若李希剛聞之惜其為人而飲泣

百源天姿冠世不讀書史屬詩文大奇嘗別南秋江
普濟院上賓客皆自歌舞百源題扇詩曰相知八年
內會少別難多臨分千里手掩泣聞清歌嗟中辟易

閣筆仲均見此詩歎曰大好絕倫

構別墅楊花渡上具小艇漁網邀詩人騷客日致好

詩無慮千百篇申用溉之詩云沙暖集群鳥江清浮

大陰二句為詩冠餘慶歎曰此子此詩盛唐韵也

補

百源有晉時風迭宕不羈結構西湖有俗士至自掉

舟必避秋江詩所謂王孫解刺史是也金叅判紐聞

宰相有耳

添

秀泉副正

名貞思字正中号月湖又号嵐谷又号雪窓

日以詩酒琴瑟自娛詩文音律與百源齊名聞大猷

噴我盡棄舊習故作俗態閉門不出不敢與親舊通

果能狎保叅判金紐聞琴歎曰政如澗邊梅花格其

立春帖曰細剪紅綫架小春馬上口号詩曰乾素牛

吐舌所作蓋皆如此

安平大君

嘗朝天有一閣老邀而設宴酒酣閣老曰我有八幅

畫天下絕宝仍命開一屏所畫即青山茅屋竹林鳥

鵲柴門晚景犬吠歸人之狀也仍請曰君為我賦一

絕書諸此屏安平即拈筆欲書閣老曰我欲以八幅

所畫輸畫絕句君可能之乎安平仍醉墨散點數處

閣老勃然大驚安平笑而書二句曰萬疊青山遠三
間白屋貧只道山與屋而已他景不入閣老尤不豫
安平又寫結句曰弁林鳥鵲晚一犬吠歸人果盡寫
諸景而墨點亦入於筆畫中閣老大加歎賞曰此真
三絕

泰山守

名棟

夜登簡儀臺詩云擢空龍柱濕秋霞宮露沉、月欹
斜風露滿壇星斗近夜深無夢看天河

松江袁泰山守曰泰山守年少則老與我結為忘
年交東隣西舍一壺酒以興而隨不待招陶然世人

添

謂狂吾謂真鳴琴半夜妾傳觴倒着接筵如隔晨已
矣乎浮生真夢幻壽屈青霞松下塵

蓬萊君

龜川君子也

為詩立就雅麗清越凡於財利常恬如也其如子第
詩曰文章自貴須經訓男子更要濟世功胎厥謀遠
矣

富

導陽守即事詩云春陰漠、絮霏、赤卒無窮上下
飛茅運犄行芒履濕日高山露未全晞寫得山家早
景

錦山君

名誠胤字景宗号梅幽 成宗大王四代
孫謚忠貞

其感興詩云明月出東林流光射簾隙開軒望南楹
一盃聊自適宿鳥棲卑枝飢飈窺破壁夜深玉宇淨
銀河橫歷々露脚濕桂枝清香飄空碧所思終不末
沉吟以永夕

鶴山樵談云錦山學於仲氏詩尚溫李得瘠其獻其
香奩體曰芙蓉城外蕊珠宮鸞取未迎許侍中鸚鵡
賦吟明月夜鵲鸞裘掛錦屏風寒重綉幕添香歎夢
罷銀燈結玉虫傳語雪衣煩搗客莫教雲雨散恣々
嫦娥詩曰雲母屏寒空帳虛露華偏濕玉蟾蜍姮娥
縱得長生藥爭奈年々恨狎居殊有富貴佳致壬辰

之變辭親庖役備嘗艱苦可謂不負所學

錦山見 西宮之變其宗室龜川石畔等十八人上
疏論爾瞻罪惡光海大怒安置南海加圍籬作南遷
歌以自傷在謫四年憂憤而卒任踈庵以詩哭之曰
海雨蠻烟限謫居冤魂萬里倘歸歟幾年強進惠州
飯連歲曾看盜浦書天意亦如憎逐客主恩猶許賣
幽墟無由一哭孤墳下淚向東風自滿裾 君

儀賓

永安尉

洪柱元号無何堂

挽永昌大君遷葬詩曰遺教終無賴深冤孰不哀人

生八歲盡天道十年回白日重泉照青山永宅開千
秋長樂殿應作望思臺蓋光海廢 仁穆王后殺永
昌大君時年八歲及 仁廟反正備禮改寔其間十
年事也讀之令人涕下

添

東陽尉

申翊聖号東淮

廣陵詩云月溪之下斗湄旁茅屋數間臨方塘老人
携書坐白石童子扣枻歌滄浪流雲度水蒲平壑幽
鳥滿林啼夕陽紅稀綠暗覺春晚唯有山僧來乞章
贈友人曰然二聯句法相同尚非無瑕之璧也

海嵩尉

尹新之号玄洲字仲又

宿安州五美軒詩曰湖山歷々曾相識鬢髮星々半
已明人歲十年如走馬江樓五月又流鶯輕陰乘野
草連渚急雨驅潮波撼城會待天仙高宴罷御風長
擷下蓬瀛流暢不窮

補

公十五膺儀賓祖文靖公斗壽歎惜曰吾家失一壯
元郎已矣 中殿移駐海州庚子冬公子墀生 宣
廟賜詩志喜曰降神維嶽昔聞之福善于今理不疑
天上石麟英表異人間玉樹美名馳予心方喜舍館
慶翁主堪勞斷織思他日蟾宮應有桂春風折得最
高枝辛丑還京師詣闕起居承 命賡御製詩 御

札廢喜曰爾詩清新俊逸常居勤學可知更加勉力
勿怠仍賜虎皮壬寅以副摠管入直賜酒饌仍降
御製詩夜已二鼓公應 命即和進 宣廟批日和
章詞旨既往鏗然太和之音蔚為希世之才此足於
華國之用宜專心學問勿以文藝自滿也丁未復入
直 命進詩稿上手批曰萬丈光焰恐成虹而射天
凌雲志氣狎超世而出群又書絕句以下有曰清詩
汶鬼神讀罷渾如玉前後睿獎之隆如此

子墀字君玉号河濱翁為文章典雅有法萃實相副
澤堂李公亟稱道之於其沒以詩哭之曰末契踈慵

添補

忝斯文臭味同牙絃從此絕郢鄢為誰工信乎其相
其之深也

錦陽尉

朴淵字仲淵

嘗奉使過遼陽有一絕曰亭、白石塔無語立斜暉
為報遼東鶴于今城郭非僧類

屯雨

慵齋叢話云屯雨幻庵之高弟自幼力學內外經典
無不探討精究其意又能於詩、思清絕其牧隱陶
陶諸先生相酬唱我朝不崇釋教名家子第不得稅
髮以故緇徒無知書者而師名益著四方學者如雲

集賢之士皆就文蔚為儒釋士林之表我伯仲嘗讀
書檜岩寺見師年九十餘容貌清癯或併日不食不
甚飢人若饋之飯則或喫盡穀鉢亦無飽意但兀坐
虛窓懸玉燈張淨几徹夜看書絲毫細字一一研究
未嘗交睫偃卧辟人不許在旁若有所召則手繫小
錚門下隨而應之未得高聲大喚也日本使僧文溪
求詩播紳作者數十人師承舍賦詩一曰水國古精
社洒然無位人火馳應自息柴立更誰親楓岳雲生
履盆城月滿闌風帆海天濶梅柳故園春時春亭主
丈改洒然無位之句為蕭然絕世人師曰卞公真不

知詩者蕭然豈如洒然絕世豈如無位是斷喪自然
無為之趣耳每見文士悵々不已有集行于世

參寥

本朝僧人能詩者甚稀唯參寥為最其贈人詩曰水
雲蹤跡已多年鍼芥相投喜有緣盡日客軒春寂寞
落花如雪雨餘天俊潔有味

玄覺圓惠

思齋撫言云有上舍携友生數輩往全羅道之光陽
縣寓小菴子讀書一日有僧二人踰玄覺圓惠者各
荷小橐踵門而來一僧先入禪房一僧繼至曰吾未

至此菴心向此房我是主人汝何先入一僧曰天壤
間物本無定主孰為主孰為客况我先汝得之何以
知汝心先向此房汝身亦非汝有况外物乎兩僧相
搏為爭鬪之狀或以杖捧額流血淋漓其形貌奇瓌
語言方達不類凡僧外似爭鬪而實類戲劇上舍惟
之潜令人通于主守使之拘執詰其所由主守即遣
勇卒四五六人束捕兩僧兩僧解鬪拳歐其卒却走
出門見門外有岩石如覆甌以手指示而走就見石
間有書五言一篇及辭一篇筆跡亦奇詩曰屠龍費
千金學成何處用魏甌雖渡落無人可與共經欲反

古道不異生於宋寧處深山中時將古書誦窮居本
不損物理自有統誰能昧秉竅務外許僕泛偉哉馬
老者不狎懷祿俸惻然寬枉民志在平其訟梧桐鳳
所栖竭末觀緇縫親逢款大人聊試作戲蹤咄一習
氣在待我以劫恐和足尚須則不如還山重其辭曰
色舉兮翔集彼微禽兮尚然樂行兮憂止吾何為乎
違天忘世乎山林古有譏兮前編衲鑿兮難恐罹禍
兮纏綿蟠長志兮不伸思美人兮幾年殃民不忍見
脫世塵兮從仙足遍兮東區遇知己兮心宣蘭芝變
兮荃蕙化倘規矩兮私作方圓伎咻啞兮羣衆慙狎

行方怕龍涎肆辭世方長遯念民瘼方海漣荆棘不
可以久居求梧桐方屢遷見外方不察又將縲絏方
拘孳寧其鳳凰方高逝願不辱乎嚇腐鼠之奮此甚
可恠

處默

處默應人呼韻咏牡蠣肉詩云前身自是大夫平
腹忠魂變化成衰俗亦知尊敬義只稱其姓不稱名
東國方言以牡蠣肉為屈故云

妙靜

妙靜異僧也年過九十餘顏顏不衰頭髮才覆額無

冬夏身衣薄衲或經月不食不飢偏遊諸山無定居
博通經史世傳神解地理未嘗為人占山有詩曰青
鸞驚叫鶴飛還日出扶桑大樹間午夜清光移白晝
碧桃花外露三山

太能

苔川金地粹贈太能詩曰黃葉水西村蒼苔秋掩門
山僧冒雨至夜坐講玄言太能吟咏曰首句近唐三
四涉宋金使太能誦其所作太能誦一絕曰夜深霜
氣重天遠鴈聲高客宿西亭月還山秋夢勞金曰爾
詩四句果皆唐也稱賞不已

休正

西山大師

休正己丑逆獄名出賊招原情後即放翌日 宣朝
招見于便殿下教曰值此無前之逆變以致橫厄於
山人矣可歎 上乃以所銜扇子親寫墨并而賜之
西山叩頭泣謝吟一絕以進蒲湘一枝并聖主筆頭
生山僧香爇處葉、皆秋聲 宣廟覽而大嘉歎又
賜茶香白苧布及壬辰大駕西幸西山以僧軍五百
餘名出迎於平壤 宣廟駐駕垂淚而下教曰不意
復見於此

清順

湖南僧清順有詩曰清江清兮白鷗白白鷗白兮清
江清清江不厭白鷗白白鷗長在清江清

性聰

栢菴大師

性聰善詩送人赴湖西之青山詩曰湖外青山觸目
多送君歸去路歧賒青山若是君歸處何處青山不
是家頗有意趣

秀演

栢菴高弟秀演亦善詩居在順天之松廣寺嘗有水
石亭詩曰亭成名水石高卧彼哉仙嶺日松間射溪
風檻孔穿躍未魚率性飛去鳥能天靜觀物我理我

然物亦然又荅人詩曰我從智異山中至願向吾君
大畧云岩下白飛溪射石月邊清落磬穿雲日斜谷
口烟如織風細潭心水自紋此是仙家真活計欲分
其半未能分

無名僧

有一文士路遇弊衲能詩呼險韵試之即對曰麻朴
猶甘豈厭糟世間名利退如螯懸鶉弊衲真吾分洗
濯清流不用鑿文士大驚問其鄉貫不對而去
古有詩僧赴諸儒士隸業之所儒士分韵賦硯滴吟
哦方苦羣侮僧以遂書一絕曰天女何年一乳亡偶

然飛下落文房年少儒生爭手撫不勝羞愧淚滂
諸生為之閣筆

定志

百祥樓詩曰褰衣更上最高樓遠近平原暮靄收數
占眠鳧紅寥岸一竿漁父碧波頭烟橫大野雲橫嶺
風滿長江月滿舟回首落霞孤鶩外片帆未往白鷗
洲僻太萃艷無山人氣習

禪垣

善文詞好滑稽然性放浪不遵戒律其楞伽山中詩
曰鞍馬紅塵半白頭楞伽有病早歸休一江烟雨西

添

添

山暮長捲疎簾不下棲氣豪脫疏筍習又上清虛休
靜一絕云山僧雲水偈學士性情詩同吟題落葉風
散没人知空門本色

冲微

雲谷冲微其谿谷東岳多酬唱而東岳最親其南溪
漁遂詩曰南溪秋水碧如羅楊柳風絲拂岸斜漁父
一聲烟裏遂清禽驚起夕陽洲語頗清麗樂全堂序
其集曰行到水窮處唯看雲起時詩而禪乎徠抱子
歸青嶂裏鳥舍花落碧岩前禪而詩乎若微公者其
詩而禪一而詩乎

處能

号白谷

湖西伯嘗聞能僧詩名而未見矣一日巡到白馬江
約其列邑倅泛舟中流呼韵賦詩韵乃監字也所押
或上監別監無一新奇前路有僧擔囊而過監司醉
令軍牢拿入曰僧能詩和之否則重棍僧一見輒應
曰江名白馬親南牧山蹄扶蘓恐北監監司曰若非
處能乎非能何以辨此僧拜曰然仍今上唯知其善
飲而各勸三大觥大醉頽卧於舡中都事即呼起之
曰僧去何處耶能以詩答曰老僧枕鉢囊夢踏金剛
路秋風落葉聲驚起江天暮

有諸生會做於三佳亭時夜明月如畫能僧不拜而
過其下諸生投致呼韻曰汝有詩可贖不拜之罪能
即應曰山佳水佳月亦佳一佳難得况三佳三佳亭
上逢故人孰云三佳是四佳

補

白馬江懷古詩曰白馬波聲萬古愁男兒到此涕堪
流始誇魏國山河定終作烏江子弟羞廢堞有鴉啼
落日荒臺無妓舞殘秋三分割據英雄盡但看西風
送客舟亦脫渠家習又有詩曰事業疎文章光陰支
甲乙人皆驚歎

補

年十七八自雉岳至京師踏諸名卿學士之門出詩

文以為質而一時先輩鉅公多愛師之聰穎夙悟契
而進之以為靈皎默休之徒不是過也申東陽公在
淮上時師輒其公季子春治公朝夕左右供筆硯之
役閱四年不怠故鄭東溟以詩贈之曰徃哭東陽尉
今逢白谷師鳳凰終不返龍象亦含悲其為世所引
重如此

無名僧

九月山九月寺有一頑僧脫弁解袴踞坐中門上下
諸人不敢入適少年草笠儒生欲入去叱僧曰何其
無禮至此僧笑曰爾歸飲乳可矣雖然能詩乎少年

曰士夫豈無詩乎僧呼韻四月字便應曰去年九月
過九月五年九月過九月年九月過九月九月過九月
色長九月僧蹶然拜伏曰僧之所驕但以俗子之無
詩也如秀才真文章敢不起敬云

閨秀

鄭壯元麟仁母氏

能文章雖自韜不試裁輒竒絕其甥嘗請之勤夫人
曰殊非婦人事為公一示仍以掛壁太公釣魚圖為
題作詩曰鶴髮投竿客超然不世翁若非西伯獵長
伴往來鴻後華史末本國有以此詩示之者沉吟久

之曰似有女態

柳眉岩夫人 氏

眉岩坐乙巳之禍以正言謫鍾城夫人飾行萬里從
眉岩於鍾城過摩天嶺題詩曰行一遂至摩天嶺東
海無涯鏡面平萬里婦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
可謂得性情之正矣

送人驪江詩曰神勒烟波寺清心雪月樓又謝人來
詩曰飲水文君宅青山謝眺廬庭痕雨裡屐門到雪
中驢飲水即其所居也

又閨情詩曰有約即何晚庭梅欲謝時忽聞枝上鵲

虛畫鏡中眉又有 魯陵詩現 端宗卷

有一村夫其夫以盜牛被囚李氏書其狀尾曰妾身非織女即豈是牽牛太守見而奇之竟解放堯山堂記云李白騎牛過縣令堂下令妻怒責白以詩謝曰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此詩蓋出於此而用之盜牛為可喜

婦

趙公曰公事抵京時北戎充斥玉峯作詩寄之云干戈縱異書生事憂國唯應鬢髮蒼制敵此時思去病運籌今日憶張良源城流血山河赤阿堡迷氛日月黃京洛音微常不達滄湖春色亦淒涼滄湖所居水

名也見即到家又書一絕曰柳外江頭五馬嘶半醒愁殺下樓時春紅欲瘦著看鏡試畫梅窓却月眉二詩清圓壯麗似非出婦人之手也

其即景一句曰江涵鷗夢濶天入鴈愁長古今詩人未有及此者近來閨秀之作李氏為第一

象村雜著

鶴山樵談云謝徐君受之妾寄額書短律曰瘦勁鳴成天外態元和脚跡見遺蹤真書蒼鳳飄揚裡大字崩雲結密中試掛山軒起躍虎乍臨江閣訝龍騰衛夫人筆方知健蘓菴蘭才豈倩工艸若蕙枝思則壯手纖葱玉掃能雄神交萬里通文墨為報躡珠白玉

童

趙公罷星牧上洛厯宿高山其妾玉峯贈尹尚州國
馨詩曰洛陽才子何遲召作賦湘潭吊屈原手扮逆
鱗危此道淮陽未卧亦君恩

玉峯以才勝德見黜後作詩送呈趙公曰近來安否
問如何月到紗窗妾恨多若使夢魂行有跡門前石
路已成沙終不更畜其躬亦能詩嘗賦一絕下句曰
開窓步曉月露濕梅花枝恨不覩其家集也

無名氏

世傳一女子能詩其夫與友人隔壁會話謀見一妓

欲隱其名或稱其者或稱厥者其妻即賦詩以贈其
夫曰其者何人厥者誰即雖不言妾先知光山城裡
花猶在早晚東風折一枝妓即光山人故云

許氏

全誠立之妻草壘畔之女也号蘭雪軒有集
行于世年二十七卒無嗣

蘭雪軒許氏正字全誠立之妻為近代閨秀第一早
夭有詩集行世平生琴瑟不調故多怨思之作其采
蓮曲曰秋淨長湖碧玉流荷花深處係蘭舟逢郎隔
水投蓮子遙被人知半日羞中朝人購其詩集至入
於耳談

全誠立少時讀書江舍其妻許氏寄詩云燕掠斜簷

西、飛落花撩亂撲羅衣洞房極目傷春意草綠江南人未歸

玄軒申公欽嘗言少時與金誠立及他友僦屋同做舉業友人造飛語以為金遊倡樓婢輩聞之密告於許氏、、備妙饌盛酒於白大瓶書一句於瓶腹以送曰即君自是無心者同接何人縱反間於是始知許氏能詩氣豪也

鶴山樵談云媿氏平時夢作詩曰碧海侵瑤海青鸞倚彩鸞芙蓉三九朶紅墮月霜寒朔年上昇三九二七享年之數同之人事前定大數豈可遁乎

補

鶴山樵談云媿氏嘗自稱作詞則合律喜為小令余意其誑人及見詩餘圖譜則句、之傍畫圈點以某字則全清全濁某字則半清半濁逐字註音試取所作符之則或有五字之誤或有三字之誤其大舛者無一焉乃知天才俊邁俯而就之故其用功約而成就如此其漁家傲一篇摠合音律而一字不合詞曰庭院東風寒惻、墻頭一樹梨花白斜倚玉闌思故國歸不得連天芳草萋、色羅幙綺窗寂寞雙行粉淚沾朱臆江北江南烟樹隔情何極山長水遠無消息朱字當用半濁字而朱字則全濁才如蘓長公

者亦傳不中律况其下者乎

相

蘭雪夜坐詩云金刀剪出篋中羅裁取寒衣手屢呵
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燭救飛蛾

中原人刊一冊名曰亘史而末端盡載蘭雪集至此
諸謫仙又作序曰若使此人如曹大家秉筆則朝鮮
搢紳將文過不暇可笑

壘谷
詩話

金荷潭曰余於許蘭雪集中見瑤衿振雪春雲暖環
佩鳴風夜日寒之作後考明詩鼓吹則乃永樂詩人
吳世忠之作也筠稟集遺稿目為蘭雪至受跋語于
萃使以侈其傳取萃人之作而欲瞞萃人之目是何

異盜人之物而還賣其人乎

蓬萊夫人鄭氏

光海國舅柳自新之妻鄭林塘惟吉之女也嘗出任
西水庫江舍有詩云未訪沙鷗約江皋木葉飛園收
芋栗富網舉蠓鮮肥塞筠着山翠閣樽對月輝夜深
清不寐松露滴羅衣

蓬萊夫人嘗有瓊樓報異集記其夢中作有序而略
之只錄其詩一曰釵分一夕隔風塵垂淚行北石路
新天外玉樓留後約慇懃未訪武陵春後柳公為成
川倅夫人登降仙樓宛如夢境詩語始驗云其詳在

本集中

慶氏婦人

近世邵洞居慶氏婦人能詩嘗有春日詩云田疇生
潤水增波農務應夜雨多庭草漸長花落盡一年春
色夢中過此即參判家一家婦人云

後

金姓女子

近世金姓人某女子能詩嘗往湖中路上有詩曰遠
樹霜初落西天鳴自鼎滄江愁掃去何日故園歸

南從萬妻

藥泉南相公庶從弟同知從萬妻自少能詩至老猶

吟咏南相每厚待之南相末年有別室將產公入內
看檢藥湯事時適庶嫂來會公曰嫂近亦能作詩否
對曰有命安敢不勉公曰嫂能呼韻即賦當以綿布
幾段賞之即呼盡散二字蓋偶然呼此二字元非一
韻也即對曰藥泉老相國誰言筋力盡行年七十三
親煖佛手散蓋諷公老而產育也公坐榻之厚遺如
約云

洪舜彥妾

林川文官洪舜彥自言有妾能詩誦其所作曰室篆
香銷欲曙天忽聞啼鳥到窓前沙頭夜過何山雨柳

外朝生極浦烟別恨暗隨花影亂
難愁長共錦紋牽
瑤箏彈罷江南曲曲一難寫
又採蓮又童報遠帆末
北登樓上望隨潮直過門背立空悵

丁舜慎

有丁生舜慎有妾善詩多至數百篇
早夫丁只記其一綵蝶風前遠
殘紅雨後啼相思今夜夢目白小樓

西紅一作花

無名氏

有一女人能詩有句曰白頭還黑羔毛筆世無有對之者
政如烟鎖池塘柳之對也又閭巷一女子得句

曰夢踏千山脚不勞設言屬對精的者當許身從其人
以是擇婚竟不能對之云可笑

鄭文榮妻附申純一妻楊士奇妾

鶴山樵談云東方婦人能詩者鮮近來頗有之景樊
天仙之才玉峯亦大家不足議為士人鄭文榮妻代
良人贈人詩曰風露瑤臺十二層步虛聲斷彩雲稜
松間欲寄相思字多病長卿卧茂陵生負申純一之
妻能文且工詩人傳一絕曰雲險天如水樓高望似
飛無端長夜雨芳草十年思楊府使士奇之妾亦能
詩秋恨詩曰秋風撼一動梧枝碧落冥一鴈去遲斜

倚綠窻人不見一眉新月下西墀又傳某姓人妻詩
曰幽澗冷一月未生暗 垂路少人行村家知在前
峯外淡雲踈星一杵鳴如此等作不可縷數文風之
盛不愧唐人亦國家一盛事也

娼流

黃真

蘓陽谷世讓少時以剛腸自許每曰為色所惑者非
男子也聞松都娼真才名絕世與諸友約曰吾與此
姬同宿三十日即當離絕不復一毫係念過此限若
更留一日則汝輩以吾為非人也行到松都見真果

名姝也仍與交權限一月留駐明將離去真真登南
樓飲宴真少無悵別之色只請曰真公相別何可無
一語願呈拙句可乎蘓公許之即書進一律曰月下
庭梧盡霜中野菊黃樓高天一尺人醉酒千觴流水
和琴冷梅花入笛香明朝相別後情意碧波長蘓吟
咏歎曰吾其非人哉為之更留

真真文士遊朴淵呼韻賦詩真先唱曰一派長川噴
壑礧龍湫百仞水淥淥 飛泉倒瀉銀漢怒瀑橫垂
宛白虹電亂霆馳彌洞府珠卷玉碎徹晴空游人莫
道庐山勝須識天磨冠海東詞極清壯非脂粉可及

桂生

筠云桂娘扶安娼也工詩解文又善彈琵琶性
孤介不喜淫余其才交算逆雖詆笑狎處
不及於亂故久而不衰云一有梅窓集行于世

桂娘自號梅窓嘗有過客聞其名以挑之娘即次韻
曰平生不學食東家只愛梅窓月影斜詞人未識幽
閒意指點行雲枉自多

贈醉客詞詩曰醉客執羅衫一一隨手裂不惜一羅
衫但恐息情絕

尹斯文銑作宰扶安倦愛桂娘去後桂娘作詩思之
曰開院春深鳥語多殘粧含淚捲窓紗瑤琴彈罷相
思曲花落東風燕子斜邑人立去思碑桂娘每月夕

彈瑟碑下上邇而長歌李元亨者題詩碑上曰一曲
瑤琴悉鷓鴣荒碑無語月輪高峴山當日征南石亦
有佳人墮淚無時人謂之絕唱元亨許筠客也娘以
書云一筠荅曰娘望月揆瑟而謳山鷓鴣胡不於閑
處密地乃於尹碑前被習鑿齒所覷汚詩於三尺去
思石此娘之過也嘗歸於僕寃哉近亦參禪否相思
耿耿

惺所子聞其死以詩悼之曰妙句堪攜錦清歌駐雲
偷桃末下界竊藥去人羣燈暗芙蓉帳香殘翡翠裙
明年小桃發誰過薛濤墳又淒絕班姬扇悲涼卓女

琴亂花空積恨衰蕙只傷心蓬島雲無迹滄浪月已
沉他年蘓小宅殘柳不成陰娘平日喜琴其詩死以
琴殉葬云 解
筠又其書曰蓬山秋色方濃歸興翩一娘必笑惺一
翁負丘壑盟也當時若差一念則吾其娘交安得十
年膠漆乎到今秦淮海非夫而禪觀之持有益心身
矣何時吐盡臨楮慨然

又其詩曰水村來訪小柴門荷落寒塘菊老盆鴉帶
夕陽啼古木鴈啣秋意度江雲休言洛下時多變我
願人間事不聞莫向樽前醉一醉信凌豪氣草中墳

其才情可見

薛玄

号翠升

薛玄即安東家婢也有才色能詩自號翠竹其秋思
詩曰洞天如水月蒼一樹葉蕭一、夜有霜十二緗簾
人狎坐玉屏還羨畫鴛鴦訪石田故居詩曰十年曾
伴石田遊楊子江頭醉樂留今日狎尋人去後白蘋
紅寥滿汀秋此兩作俱在箕雅而秋思詠屬妓翠仙
故居詠屬無名氏世不傳翠升名可惜 宿

笑春風

成廟每置酒宴群臣必張女樂一日命笑春風行酒

笑春風永興官妓也曰詣樽所酌金盃不敢進至尊
就領相前舉酒歌之其歌意曰舜雖在而不敢斥言
若堯則正我好逑也于時有武臣為兵曹判書者意
謂既相臣將酌將臣次必及我太宗伯吏判秉文衡
者在座春風酌而前曰博古通今明哲君子豈可避
棄乃就武夫之無知也其主兵者憾怒春風又酌而
進曰前言戲耳吾言乃誤也文武一體吾亦暫知而
况赴武夫耶可不從也吏判笑曰然則舍我乎春
風飲容又酌而進曰齊大國也楚亦大國也小小藤
國間於齊楚何事何否此皆誠好事齊事楚按三

歌皆俗謠故以意釋之如此於是成廟大加稱賞
賜錦段絹紬及虎豹皮胡椒甚多春風力不能狝運
將士入侍者皆携而其之春風由是名傾一國

林

酌

出五
山說

笑春風以姿貌擅一時最愛士人李秀封色既衰崔
光國畜於一室於別家一日春風病革崔枕之股問
曰汝今病劇試言所懷蓋欲聞其身後事也妓曰欲
見秀封也崔默然無以應既葬高陽先塋下宗室與
原君亦嘗眷愛約曰我無以厚汝死當別奠墓前
以表心既葬與原備奠具送奴祭之崔曰生時既其

彼有約其忍違之遂許之祭

芦兒

長城縣有妓芦兒色貌才藝冠絕一時邑宰沉惑使客留連大為一邑之弊御史盧某南下之日以杖殺芦兒為己任先聲遠播邑宰聞之廢食流涕芦兒笑曰我有一計公無患也率其甥於作壩居村女物色御史蹤跡往待於隣邑店舍御史果入其舍芦兒以淡粧素服戴水盆頻々往來於前其綽約之態真仙神中人也御史不勝情慾密問於主人之小兒對曰彼即小的之妹而喪其夫才過三矣年夜深後使其

兒指之達夜繾綣芦兒曰妾以遐鄉賤婦既承貴人之寵愛今不可改適他人必欲以死守節願留名字於臂上以為他日之信誓何如盧欣然書其名於臂上而終不知范睢之為張祿先生也御史入長城大張刑威拿入芦兒曰无物不可見使之隔帳而殺其罪芦兒疾聲大呼曰願納供而死御史使給紙筆則只書一絕曰芦兒臂上刻誰名墨入肌膚字々明寧使川原江水盡此心終不負初盟御史見之知其見賣於芦兒不敢出一聲罔夜遁去及還朝上聞之為發天笑特命以芦兒賜盧公公遂得同載

之約而長城永絕邑弊咸服 上顛倒之術時 成
廟朝云爾宋紹興中番禺帥王鈇有狼藉聲韓璜以
司諫除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王憂之幾廢寢食
有妾故錢塘娼也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
舊遊妾家最好歡妾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固請
至別館妓樂大作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
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
妾隔簾曰邀其引滿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
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舞一曲即
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

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諸娼扶掖而登舡五更酒醒
覺衣衽拘絆索帥覽鏡羞愧無以自容此聲傳播旋
遭彈劾王迄善罷其盧御史事絕類故并及之古所
謂天下無一對信然矣

正德己卯年間廢列邑妓女蔡翰林世英曝史于星
州嚴勅綺羅不近舍館時牧使金佑公發身門陰惠
傑之士也密令妓勝杜秋每夕行歌過于館前居數
日翰林半拓小窻延頸窺見謂小吏曰彼何人斯連
夜經行荅曰家在牆外出入教坊路由於此妓聞此
語佯若驚走故仆於地衣裳鮮楚容姿明媚翰林陰

誘小吏引入帳中自此夜入晨出歡情兩洽還朝之
日牧使設祖筵於城外哇妓於牧使於後作煖酒之
狀與翰林相對瞪目直視泣數行下翰林自恐淚墮
仰面漸高乍俯則淚下如雨牧使前席執手曰余未
莅邑三年此於曾未見之淚大者如蔡曝晒也相哇
拍手聲歡嘉靖戊午年高翰林景軫公亦鍾愛於雪
梅香淚之大不下於蔡辛酉朴翰林希立公循例而
未臨別僕贈之以詩曰臨歧莫惟雙垂淚蔡史高君
曼伐柯翰林大笑杜秋年八十餘死於萬曆壬午每
與談此事輒自感咽

別仗夢魂以有餘
門前石碣已成沙

